

庫文作創

政友

吳文雄

行發

庫文作創

(二)

政友

張大

行發店書活生海上

月五年三十二國民華中

傅東華主編
創作文庫
(二)

反政

平裝每冊實價五角五分
外埠酌加郵費

翻
印
必
究

版
權
所
有

著者 張天翼
發行 生活書店
上海霞飛路
印刷 生活書店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

目次

成業恆	一
反攻	七〇
脊背與奶子	一〇一
豐年	一六一
一件尋常事	一三五

成業恆

這是某君給我的小說材料。我偷了懶，拿原件來發表了。這已徵得了他的同意的。但人名地名叫我都改過。因爲之抄校一過，並捏造了一些姓名。題目是我加的。又因原作者不願寫出他的真姓名，故只好由我署名，如果我把『成業恆』這假名字署上去，就像是欺騙讀者了，對不對。——天翼。

季倫志兄：

此次晉謁潘公，原想潘公給我一個位置，或給我向什麼地方介紹介紹。結果是無法可設。不但此也，他還對人說，『成業恆有共產嫌疑！』怎麼，我成業恆有『共產嫌疑？』

潘公也許因爲看我坐了將近兩年的監，就這麼疑心我。可是這次坐監的事你是明明白白的，不是麼？我們敵縣的土豪劣紳誣告我們，還用錢買通敵縣的保衛團，我們就冤哉枉也地被拘了兩年。我們都是敵縣縣黨部的執行委員，保衛團拘我們的時候還引起地方上的學生們的反對的。而潘公說我有反動嫌疑！

我家裏所有的產業給共產黨幹完了，家也燒了。我和共產黨有共戴天之仇，怎麼會是有共產嫌疑呢？

在敵縣委員任時，我們曾抓住幾個土豪劣紳，因此他們仇視我們。土豪劣紳和共產黨一樣，是也要懲辦的。敵縣的土豪劣紳看不起三民主義哩：他們說——『三民主義的文筆不好！』你看土豪劣紳可

恥不可恥！怎麼，潘公也像土豪劣紳一樣說我有『共產嫌疑』？

不給我設法倒不要緊，可是疑心我有反動嫌疑，却非洗刷清楚不可。茲附上文件數件：內有我自己做的一篇剿匪紀實，記述我隨軍剿匪的事，蓋當時我有個提案，『執監各委皆須隨軍剿匪。』文章當然不好，不過表白我是如何的反共而已。（此文載黨聲週刊，敵縣縣黨部辦的刊物）。文件中還有敵縣三五日報上的一則新聞，敘我們被拘時當地學界及黨部之憤激。其餘是我被拘時寫的雜記。這些附件，請你轉陳潘公，即可了解我之非反動分子也。

潘公此次之不爲我幫忙，或即因爲疑心我之故。看了這些附件之後，他當能釋然，那時務請你乘機進言。你當然會肯的，是不是？你

是我的知己，我不瞞你：我真窘迫極了。我客棧裏欠了他好多花邊，老板天天逼我還。天天而且還得吃飯。不勝糟糕之至。因此無論如何，你要給我在潘公前吹噓吹噓。事無論大小，我都願幹。至於我的能力，你是知道的，而且在那些附件裏可見到一二。

這封信請別給潘公看見，否則他要不高興我的。

這些附件請你馬上就轉陳，愈快愈好。潘公如有何表示，請立刻寫信通知我。至託至託。

麻煩你許多次數，真是對不起。但我實在是出於不得已，否則我簡直沒有辦法。好在你是我的知己，諒不見怪。專此敬頌
公綏。

弟成業恆鞠躬。

附件看過，即請寄還。

附件一

登在黨聲週刊上的剿匪紀實

一

一個晴天霹靂——共產黨到了北鄉，我的家裏給弄毀了，房子燒掉了！

完了，什麼都完了！

美麗的家園。後山上的筍。塘裏的魚。溫暖的家。甜的米酒。院子。倉庫。我的房間。可是什麼都完了。

父親到哪裏去了，愛我們的但是很嚴厲的父親？給殺了麼？

我生長着在的家園呀：我可以記得院子裏有多少石板，也可以數得出屋上有幾片瓦。可是現在——

復仇，準得復仇！

黨部開會。

『執監各委都要親自隨軍剿匪。』

通過。

着呀，大家去。得抓幾個共產黨來，用自己的手斫他，用自己的手鎗斃他。血像放在開水壺裏燒着似地沸起來。手發抖，可不是冷：路上寸多厚的積雪，頂頭來的北風，可冷不着我。

大家伴着一營兵出城，往北四十三里，在劉家坪駐紮了下來。委

員同志們一個一個都回城裏去。我不走。

『成同志不回城裏去？』康營長問。

『我要跟你們剿匪到底。我同共產黨的仇……』

康營長掏出兩支煙來。

『聽說你府上已經……？』

『是呀，』我點煙。『我還想回去看看。我家裏有……這裏去有二十里。』

家裏成了個什麼樣子：天知道！想哭。想發脾氣。我要是抓到一個……

『那麼你正可報一報仇，』康營長吐了個煙圈子。

「哼，正是這句話！」

「你冷不冷……你吃酒麼？」

「吃呀。」

話就談開了。他問了我許多家裏的事。他歎着氣，搖着頭：

「真可惜呀，經營起這樣一個家來真不容易。」

誰不是這麼說。可是現在完了，啊啊，完了！

「匪退了就可以……」給我斟酒。「你酒量倒很好。」

「這種酒我還喫不大來。我們家裏有種米酒真好喫，我平素總是

……

「甜的，是不是？」

『有一點點甜。我們家裏很多很多，現在……哼哼，我真要抓個匪來親手辦他！……家裏燒掉了。什麼都毀掉了。……無論如何非報仇不可！……』

機會來了：步哨抓到了一個。

『報告營長：這是他身上搜出來的。』

唔，一捲紙——共產黨的什麼議決案。

『成同志，』康營長把一隻右手搭在我的肩上，『你的機會來了。』

讓你去辦，好不好。』

『看，看我的！……操你媽，我得先看看這個是什麼貨色。』

心跳得差點兒沒奔出口腔來，制也制不住。

時候是下午四五點鐘，天可就黑了。那傢伙站在門裏，門外地上的白雪襯出他那全身的輪廓，非常清楚。燭光一搖一搖，就把那傢伙的臉子照得一紅一紅的。中等身材。闊肩膀。扁扁的鼻子。怎麼，這好像是……

再仔細瞪着眼瞧：這傢伙明明是——

『怎麼，這是你！……你是劉……劉……』啊呀，名字可記不起

了。

『呃，康同志，我……呃，我不辦這案子。』

『爲什麼？』康營長張大着眼。

『這是我一個熟人。他是劉家坪的。他同我小時候是同學。他叫

劉……劉……劉什麼呀？記不起了。他叫做那個：劉……」

康營長翻着那捲搜出來的東西：

『這上面也許有他的名字，我們看看。……這裡……哪，這裡

有個名字：劉……』

『噯，正是他：劉明，不錯，劉明。……怎麼，他是個什麼書

記，嚇！』

二

審問。

我坐在房裏抽煙，靜靜聽着隔壁：康營長在盤問那劉……不錯，

劉明。他叫劉明招出幾個重要人物來。

沉默。外面呼呼的風。

『喘槓！』

槓子響。手忙腳亂的聲音。好傢伙，這貨色得喫點……可不是。

那劉明開了口。

『好，』康營長說。『那麼說出來。』

『我有個本家叔叔，他是……』

『什麼名字？』

『劉自安。』

什麼，劉自安？這劉自安我知道。他是個土豪劣紳。這劉明真滑頭，供了這麼一個人。可是劉自安也該抓他一下。

『成同志，』康營長問我，『你可知道一個什麼劉自安？那劉明供出了他。』過了會兒：『你爲什麼不開口？』

我笑。

『那劉自安——共產黨呢或者不是，不過他是土豪劣紳。我們倒正可趁此機會抓他來辦一辦。』

『不過……抽支煙罷……不過我們是來剿匪的，要緊的是幹掉共產黨，土豪劣紳倒在其次，是不是。』

我正點着煙，就趕快扔掉火柴，把煙從嘴裏拿下來：

『然而不然！土豪劣紳非辦不可：共產黨所以能夠這麼猖獗，完全是土豪劣紳的……他們的……土豪劣紳壓迫農民，所以他們就跟着